

尊敬的高部長，尊敬的貴賓，尊敬的老師、同學們。今天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的同學、朋友聚會在一堂，感到非常的欣慰。中心從開辦到現在有一年多了，這一年來我們看到的成果實在是出乎於意料之外。這些成就我們要感謝政府的領導、感謝中心的老師們，也感謝湯池所有的居民，我們都能夠彼此建立了共同的認知，來發揚中國傳統的文化。原本是想做一個試驗給聯合國的朋友們做參考，幫助他們建立信心，可是由於大家的努力，取得了卓著的成就，影響已經延伸到聯合國，甚至聯合國也很樂意要到這裡來參觀、來考察，希望把湯池經驗介紹給許許多多的國家、地區。這些是我們夢寐以求，但是不敢想像的。所以有這樣的成就，我覺得這是我們祖宗威德的加持，這不是人的力量，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取得這樣的成果，使我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更加堅定了。在前一個星期聯合國有幾位朋友到這裡來參觀，之後他們到香港來看我，在香港住了兩天，談談他們這次到中心來看了之後的觀感，我們聽了都非常的感動。

過去曾經有多次我們在聯合國主導的世界和平會議上，把我們祖宗五千年來教學的理念、方法、成果向大會介紹。大會的總目標是如何消弭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。但是我先後參與了十次，我常常跟大家說，西方人的觀念跟中國人不同，你看他講到消滅衝突，這個語氣很強烈，不像中國人，中國人講化解衝突，不是消滅衝突，衝突消滅不掉的，只有化解。在醫學上，你看西方人講消毒，要把那個毒消滅掉，中國人講解毒，所以這很明顯的看出東西方文化不一樣。所以要真正落實和平，尤其這兩年來胡主席提倡

的和諧社會、和諧世界，我們相信這不是口號，是可以落實的。

我參加國際會議也是想不到的因緣，從來沒想過。我們從新加坡移民到澳洲，在新加坡這三年我們做了一樁事情，就是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確實像兄弟姊妹一樣，這是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讚賞。移民到澳洲是澳洲政府移民部部長，他同時也是多元文化部，他一個人兼兩個部的部長，盧鐸先生，他邀請我去的。我想原因，我沒有問過他，跟他多次交談沒有談到這個事情，我想可能是在新加坡團結宗教的影響他知道，所以他歡迎我到澳洲幫助他們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，給我一個很特別的簽證，永久居留的簽證，是國家尖端人才，那年我七十五歲，七十五歲移民人家不要了，他給我這種簽證。所以許多人看到都認為不可思議，他怎麼會給你這樣的簽證？而且是部長親自批的；還交代，我移民署是在香港辦的，交代香港領事館，限定兩個星期一定要給我辦出來。所以領事也是（我們也是很難想像的），他說從來沒有部長對他施這個壓力，他說你們跟部長什麼關係？你們怎麼找到他來壓我？最後了解之後，他才曉得事實真相，我們決定沒有跟部長說一句話，那時候雖然認識，見過幾次面，不太熟悉。這是部長主動的，是他主動的，不是我們去催他。了解之後，簽證通知我去領的時候是在香港，在領事館，在領事辦的公室，他親自交給我，而且我們還在一起照相，告訴我，這是亞洲人拿到澳洲這樣的簽證他說我是第一個人。那天在一起吃飯，我們也談了三個多小時，這個部長確實人很好，對我們非常難得，他也肯定王部長之好，這一屆要換屆了，重新選舉的時候可能他也要離開。但是他做移民部長做了二十多年，中間換了多少屆，是個老部長。今年應該六十出頭了，年齡不大。

到澳洲，澳洲的多元文化部相當中國的統戰部，它是聯繫國內，主要是國內宗教、族群的團結和諧，多元文化搞這個。可是他們

的方式很好，它把團結宗教交給格里菲斯大學，讓學校去辦。學校是中立的，不偏於任何一邊，團結族群做和平工作的是昆士蘭大學，昆士蘭大學有個和平學院，所以我到那邊去之後就跟這兩個學校聯繫上。實際上參與這些工作是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昆士蘭大學的校長派兩位教授到山上，我在澳洲住在圖文巴的山上，到山上來看我。從圖文巴市開車到我那個地方需要兩個小時。說明來意，是邀請我，希望我們在和平學院跟教授們舉行一個座談會，來討論如何消弭衝突這個問題。九一一事件是非常嚴重，舉世都驚慌。我就接受了邀請，參加第一次的會議，才知道全世界大學裡面設和平學院的有八個學校，全世界有八個學校，昆士蘭大學對這方面還是有相當貢獻的，才了解。我聽了學校報告之後，他們請我發言，我當時就告訴他，我說化解衝突這個事情就像大夫治病一樣，你首先把病源找到，病源沒有找到你就無法對症下藥。所以你費了許許多多的精神、時間、精力，衝突不能化解，我說你們沒有找到衝突的原因。因為他們覺得衝突是兩方面的，這是兩個族群、兩個國家的。我說衝突，那是一件事情爆發出來了，真正衝突的原因是在家庭，這個從來沒想到。我說你看現在許許多多國家地區，離婚率都高，離婚這個家庭問題出來了。這說明什麼？夫妻衝突、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，這個人走進社會，他怎麼會跟人家不發生衝突？所以化解衝突要從家庭開始。

我在國外選擇居住的地方我就是兩個條件，走過許多國家，這個地區離婚率少，不能說沒有，沒有找不到，就是比較少一點，青少年犯罪的比率低。所以我當時給他的報告，這個他們漸漸就能夠體會到一點。我說這還不是真正的因、真正的根，真正還有更深的根。他說更深的根是什麼？我說更深的根是你本身的衝突。這他聽不懂。我說我們中國人所講的，本性跟習性的衝突，這個很難懂，

本性本善，習性不善，這個衝突，這才是真正衝突的因，要把這個找到，要從這個地方化解。我就舉了個比喻，利害當前，本性、習性他聽不懂，我說利害當前，你首先想到自利還是想到利他？這個他懂。他說當然想到自利。每一個人都想到自利，那衝突不就產生了嗎？這才是衝突真正的因。化解衝突從哪裡化起？要從根上化起。從事於世界和平工作的人，要從自己內心把對一切人的對立、對一切事的對立、對一切萬物的對立，把這個對立的觀念消除，讓你身心和諧，你才能夠化解外面的衝突。你自己衝突不能化解，對立的上升就是矛盾，矛盾上升就是衝突，衝突再上升就是鬥爭，再上升就是戰爭，這是一條死路，這路走不通的，所以從內心化解。

衝突實在講問題不在雙方，調解不能夠責備哪一邊，不可以用責備的口吻，自己先要化解，用真誠心感化雙方。能調化嗎？能，我們講人性本善。有位教授是美國人，就問我，希特勒的本性也是善的嗎？我說是善，本性本善，不善是他後天學壞了，不是他的本性。所以人都有良知，王陽明講「致良知」，都有良知，我們一般講都有良心，良心被蒙蔽了，那是習性的關係，給他講這個道理。慢慢講的時候他也有一點體會，所以給他開一個新的思路，新的道路去思惟、去解決。然後我就告訴他，中國，這西方人，特別是研究歷史的，對中國都非常尊重。他尊重什麼？中國幾千年來在整個世界歷史裡面是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，這個社會太難得了。他們怎麼會、用什麼方法達到長治久安？這要用教育，唯有教育才能做到。

所以在三年前南昆大的校長請我吃飯，他們的教務長告訴我一樣事情，他說二戰之前，歐洲有一批學者很認真的研究，世界四大文明三個都消失了，為什麼中國還存在，中國沒有被淘汰掉，什麼原因？他說研究的結論，可能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的原因。我對

他的結論很佩服，我說完全正確，完全正確。在全世界，只有中國這個族群重視家庭教育，這是個了不起的發現。中國的文字，諸位都知道是黃帝時候才發明文字，才有文字記載，黃帝以前，神農、伏羲，神農、伏羲大概有一千年，是有文化，但是沒有文字記載。在我們想像當中，中國重視家庭教育可能就從伏羲開始，從伏羲，換句話說，五千年！五千年的歷史。我們再看孔子，孔子在世的當年那個時代，他的地位跟諸子百家沒有兩樣，沒有特殊。而是秦消滅諸侯，統一中國之後，這個時間很短，這是被一些人起義推翻。秦是一位皇帝統一了中國，再以嚴苛的法治，商鞅法治，法跟武力來統治國家，所以很短的時間就滅亡了。取而代之的是漢，漢武帝，這是漢朝第五個皇帝，他那個時候就想到用什麼方法來教化人民，因為古老的傳統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這個觀念在中國人幾乎全部都接受。在諸子百家裡面，選擇哪一個學說來做為中國正統的教育？董仲舒的建議，推薦孔孟，漢武帝接受了，這就制訂國策，孔孟的地位就提升了，一直到滿清，兩千年來用孔孟學說治國、平天下。孔孟學說跟諸子百家一比較它有什麼不一樣？我們細細去想一想，夫子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一生沒有創作、沒有發明，述而不作。所以我說什麼？孔子是老實人，他是繼承真的最長可以繼承到伏羲、神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一脈相承，他是個老實人，就是他一生沒有創造、沒有發明，老老實實，祖宗教給我怎麼做就怎麼做。所以他一生所學、所修、所教、所傳的都是老祖宗的，這個太可貴了。唯有老祖宗的東西，經過歷史的考驗，它能夠永久的流傳，它不會消失。所以他述而不作。

看到佛教，釋迦牟尼佛，也是個老實人。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他所傳的、所修、所教是古佛傳下來的，他說我沒有改一個字，沒有敢改一個字，古佛傳下來的。我們想想看，什麼人最可貴？老實

人最可貴。凡是有新奇的東西，西方人講新奇，講到今天走到末路，真的是無可奈何，到東方來尋寶，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人要老實，老實跟老祖宗講的本性相應，佛教裡面講的是與法性相應，法性就是人性。法性和本性意思它實際上是相通的，但是佛講得清楚，祖宗典籍裡面講得比較含糊。它法是講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的本體就叫性。這法從哪裡生的？這是我們講的本體，在佛法講法性，在中國我們講本性，這是本體，一切萬法的根源，法界的根源。老實是本性的自然流露，所以佛跟儒非常接近，教學都講求悟性。你怎麼樣才能開悟？佛法講得清楚，「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」；換句話說，你得定下來你才能開智慧，心浮氣躁這個不行，這個不能開智慧。所以人要穩重，你看中國教學，無論言談舉止都要緩慢、都要穩重。現在人講求速度，講求快速，看起來好像是效率很高，實際上帶來的副作用太大了。在個人來講，速度太快縮短你的壽命，你要付出這個代價；在整體上社會來講的時候，那就是把安定的局面縮短了，用外國的話來說，就是世界末日提前了，你要付出這個代價。現在科學發展到今天，科學家已經提出嚴重警告，地球上的人類在這個地球生存還能不能過五十年？即使五十年，恐怕整個世界地球的生命就要毀滅了，這他們提出嚴重的警告。

科學，中國不使用科學，中國人很聰明，為什麼不發展科學？希望這個世界永恆的和睦相處，所以不發展這些東西。我們以前在古籍裡面看到，王莽時代就有人學飛行、滑翔，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，機械化的運輸，死了他為什麼要統統毀掉？曉得這東西不是好東西，科技不是好東西，如果德行不能夠超過科技，科技一定會被野心分子所利用，那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就太大了。外國人沒有這種思想，中國人有，中國人起心動念是為整個人民來著想、為下一代著想、為千年萬世著想。外國人沒有，他是功利主義，他只想到

自己，他不想別人，所以這種思想很可怕。在過去西方人社會的約束靠宗教，靠神，相信神，科技發達，宣布上帝已經死亡了，不信神，所以西方的社會亂了，他們沒辦法收拾。東方靠聖人，東方不是依靠神，是依靠聖者，大聖大賢的教誨。大聖大賢都是老實人，你看自己謙卑，孔子謙卑，釋迦牟尼佛謙卑，謙卑是性德，自性的流露，這個才正確。所以一定要懂得，我們人人都能夠謙卑，念念都想到別人，衝突不會發生，哪裡會衝突？所以常常為別人著想。

這些外國人能不能轉得過來？能。我們在新加坡很明顯的例子，九個宗教，現在又增加一個，十個宗教。十個宗教的人相處，你看新加坡這十個，很多族群，他現在定文字，四個國家，都是國語，英語、馬來語、印度語還有華語，中國人很多在那個地方，四種文字，不同的族群。如何能夠和睦相處，特別是宗教？宗教排斥別人，他說自己的神是真的，別人的都是假的，自己是正教，別人都是邪教，這種觀念，你說那不麻煩！可是我們去跟他們交往，新加坡有一個宗教理事會，成立五十年，五十年，只是形式，每一年大家在一塊吃一餐飯，貌合神離，不合作，各說各的。我們去的時候，不到一年，就把它們團結起來了。新加坡曾士生部長問我，他說你用什麼方法？我說佛教給我的，這是佛教教給我的方法，四攝法，管用！四攝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公共關係法、就是交際法。人要會用四攝法，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，家和萬事興。

四攝法第一個布施，第二個愛語，第三個利行，第四個同事，這佛教我們，今天還是這四樣。四攝法裡的布施跟六度的布施，名字是一樣，意思不一樣。六度的布施是度自己，是度自己的貪瞋痴慢，幫助自己放下貪瞋痴慢。四攝法裡布施，現在講，我們這個地方講，多送禮、多請客，不同族群你請他，你送禮給他，他接受，他很歡喜，所以我們就遵守佛陀的教誨，我們去拜訪他的宗教。見

到他們宗教裡面供奉的神我們下拜，我們一下拜他們就呆了，他對我們的神怎麼這麼尊敬？你看那個衝突、意見馬上就化解了，再送他一份禮，這就更歡喜了。所以我團結這九個宗教用一百萬新加坡錢，一個宗教送十萬，送禮！請客、送禮，拜他們的神。尊重他們的教主、傳教師，尊重他們的信徒，我們尊重他，你看回報我們，他就尊重我們，這個方法很有效。他們這些宗教都辦有孤兒院、都辦有養老院，辦得像慈善機構，我們的錢是送給他們的慈善機構。所以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道，來找我，法師，我們佛教徒的錢很不容易賺來，供養你，你怎麼可以拿去給外道？我說什麼叫外道？他說你給基督教和回教不就是外道？我就反問他，我說我們佛教要不要做慈善事業？要。要不要做養老院？要。要不要做醫院？要，樣樣都要。我說我送給他們的慈善機構，他們替我做，我投資，我當老闆，他替我做，這不是很好嗎？我們還要去辦那些機構不是累死人嗎？他一想是，對，投資！到他們宗教裡面去投資，你們這樣講，我們的內外就和諧了，所以把這些宗教團結起來了。

實在講宗教沒有衝突，能夠和諧相處。進一步？進一步要扎根，根是什麼？根是理論。那就是告訴我們，你看我跟很多回教、天主教的，那是世界級的領導人，跟他們交談。我就告訴他，釋迦、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，釋迦牟尼佛我們跟他的關係是師生關係，我們稱釋迦牟尼佛為本師，根本的老師，我們自稱弟子，是師生關係，我說它不是宗教。但是我對你們每一個宗教的創始人都是我的老師，我說我讀《新舊約》比你們的神父、比你們的牧師還要虔誠，我沒有分別，耶穌是我的老師，摩西是我的老師，聖母瑪利亞也是我的老師。我是讀他的東西，真正契入他的東西，真正理解他的東西。我讀《古蘭經》，我是最虔誠的穆斯林，所以我能懂得真主的意思，我能講得出來。所以我講過《新舊約》，我也講過《



古蘭經》，他們聽了都很佩服。你看他們的信徒聽了我講的不亞於神父、不亞於阿訇，這樣才真正深入。你懂的我全懂，我懂的你不懂，像打仗一樣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我統統都念了。

所以我就鼓勵他們，我說神，一個真神，他們叫真神，我們就恆順眾生。真神，一個真神，在佛家不稱真神，佛家稱法性、稱自性，這是佛經講的，不是講真神。宇宙從哪裡來的？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這個道理佛家講得最透徹，比現在科學家更懂。雖然不好懂，你懂得之後你才佩服得五體投地，這個宇宙千變萬化。這個事很不好講，所以我就想到什麼？我們小時候玩萬花筒，你們不曉得有沒有玩過萬花筒？我來找，哪裡能做萬花筒的，我想做一千個。一個小小的圓筒，三片玻璃，是鏡子，三面鏡子，裡面剪一點不同顏色的紙放在裡面，你在那裡去轉，轉一圈，你看它裡面的圖案千變萬化，絕對不會有兩個相同的，這不可思議！這叫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就是萬花筒的現象。它為什麼會變？動它就變了，不動它就不變，不動的時候它就不變，一動它就變。所以佛講得好，「迷唯一念」，就是你一念動，一念動就現；「悟止一心」，悟就是不動，你不動你就開悟，智慧就起來，你一動就迷了。所以你就想想，西方人的頭腦哪能不動？所以他哪裡有智慧？他是知識。東方人講智慧，不是講知識。智慧能解決問題，知識解決局部的問題，不能解決整體的問題，而且局部的往往還起副作用。所以這是很難很難理解的，就像萬花筒這個原理能顯示出來。萬花筒不管再怎麼變，本性就是沒動，裡面是阿賴耶識的種子起變化，就像裡面那個顏色的碎片一樣起變化，這是很像，然後才知道，這宇宙之間千變萬化，為什麼？你懂得萬花筒的道理你就懂得。佛經、大乘經所講的你就能體會到。

跟我們講的時間、空間不存在，你看釋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說

過。時間、空間怎麼回事？不相應行法，不相應行法用現在的話說，抽象概念，不是真實的。不是真實的，不是絕對的，就是抽象概念。現在科學，近代科學才發現，才說時間、空間不是絕對的，才說這個話，佛經三千年前就講得很清楚，比他講得高明多了。所以佛經裡頭，方先生介紹我，說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學，現在我們這些年的學習知道了，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，也是最究竟、最圓滿的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因果的起源只有在佛教才能講通。因果怎麼起來的？一念不覺起來的，所以它真叫源遠流長，你念念不覺，你念念跳不出因果的範疇。所以大乘經教，你如果去學的話愈學愈有味，學大乘欲罷不能、法喜充滿。佛家的法喜充滿就是夫子的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你快樂！這個快樂，不是物質的。顏回在物質生活上是最貧乏的，顏回是最快樂的，他樂在什麼？就是樂在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。悅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快樂，樂是外面的刺激。所以現在人有樂沒有悅，喜悅沒有，他完全是刺激。刺激那個快樂就好比現在人吸毒、打嗎啡，就像那種快樂，那個付出代價太慘痛了。內心的喜悅才是真正的喜悅。所以這是東方跟西方學說不一樣。現在西方人覺悟了，要跟東方人學。

這一次聯合國有幾位朋友到這邊參觀，我正好碰到邀約，不小心就會被邀約，二十幾天沒法子動，客人來沒法子接待他。很難得他到香港住了兩天，我們有兩次長時間的談話。麥大衛教授希望我們在劍橋大學開大乘佛學，我就不想開，我就老老實實跟他說，我說去年我到學校去參觀，參觀牛津、參觀倫敦、參觀劍橋三個大學，我發現現在沒有真正的學者。所以回來之後我就想中心交給政府，我想帶十個人，十年寒窗，將來是一舉成名，培養十個儒釋道三家一流的學者，我有意思幹這個事情。我們怎麼個做法？我們是完全學老祖宗的辦法，我是老祖宗的辦法學出來的，方老師、章嘉大

師、李老師對我都是用老祖宗傳統的方法，不折不扣學出來的，沒有新東西，新東西問題很嚴重。老祖宗的東西五千年，如果有問題早就被人提出來了，五千年，你要相信歷史的驗證，你要相信這個。新東西禁不起考驗，禁得起五千年的考驗還有什麼問題，那就是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我們學也是貴以專。

所以我非常感謝老師，我跟方老師學哲學，我們只是想到學校去旁聽他的課程，沒有想到他不讓我到學校去旁聽，五十多年前。他告訴我，現在的學校是先生不像先生、學生不像學生，你到學校去旁聽一定大失所望。老師這幾句話我覺得冷水澆頭，完全拒絕了，所以當時心裡很難過、很沮喪。沒想到老師開口說，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，我的課是在他家小客廳小圓桌一對一教的。到以後，大概二十多年之後我才醒悟過來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，我對他沒有繳一分錢學費，只盼一個緣，同鄉，他是桐城人。以後曉得，真正想學東西，就是一門深入，到學校一定會認識很多老師、認識很多同學，你決定受他們影響，那就搞亂了。所以一個老師、一門課，專聽他的，不聽別人的。這個就是《三字經》上講的，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學之道也是貴以專，一家之說。你看以後跟章嘉大師，也是一樣，也是一對一的教。

跟李老師，李老師是說明了，提出三個條件，第一個條件，你要想跟我學，那你從今天起只能聽我講經教學，任何法師、居士、大德都不准聽，這是第一條。第二條，從今天起你看文字，無論看佛法、世法，都要經過他同意，他不同意不可以看。第三條，更苛刻，你過去跟方老師學、跟章嘉大師，我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從今天起從頭學起。你看這真是，李炳南老先生，濟南人，給我這三條，我想了二、三分鐘，接受了，還是接受。接受之後三個月就得到效果，為什麼？不准你聽，耳朵給你塞起來；不准你看，眼睛給你

罩住了，這心清淨了，清淨真的生智慧，好像突然聰明了。聽東西看東西老師指點，能夠深入，能夠體會得到，半年的時候就很有效果，就很喜歡。他告訴我，五年，有期限，五年決定要遵守，這就叫持戒。他教給我的方法就是修定，你看統統不能看、不能聽，這是修定，定生慧。這是我們傳統的教學，這是學校裡頭沒有的。只有開智慧，智慧開了經義才會通達。我聽經，聽經我有個筆記本寫筆記，大概第三次，老師把我叫到房間，我看到你聽經，他把我的座位擺在第一排，跟他面對面，看得很清楚。他說你寫什麼東西？我說寫筆記。他說你寫有什麼用處？怕忘記。你到明年境界提升，一點用處都沒有。我想很有道理，所以我跟他十年沒有寫過筆記。專心聽，不能分心，寫筆記分心。聽懂就懂，聽不懂就不懂，不要去想它，這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我才知道古人教學的妙！

章嘉大師是在定中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也一星期一次，兩個小時。我提出問題，他不是直接答覆，他看著我，我也看著他，頭一天見面的時候我們就看了半個小時，他才開口說話，這到以後我才明白，心浮氣躁跟你講東西沒有用，耳邊風，縱然聽進去，不能理解，必須他看到讓你整個精神、情緒統統定下來，才開口跟你說話。說的話不多，一生都不會忘記，而且你會依教奉行，它真產生效果。所以現在學校，我們到學校一接觸，大學裡面去上幾堂課，看到的學生真叫心浮氣躁，這不是形容詞，是真的。你看他的神情、他的眼睛都是到處亂看，心不在焉，什麼都學不到，你教叫白教。所以就想到方老師講的，現在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他這不是比喻，那是事實。所以真正要學東西，都是在心情很安定的時候，尤其是上課。

所以我覺得現在學生的課程編排非常有問題，把年輕人的精神、時間都糟蹋了，太可惜了。實際上課程可以重新編排，效果完全

不一樣，譬如說副科，像藝術，勞作、書法、音樂、體育，這個沒有關係，這是調適心情。主要的課程，像國文、英文、數學或者是理論方面，物理。現在他們怎麼排？第一個鐘點國文，第二個鐘點英文，第三個鐘點歷史，你看那個鐘點聽進去的東西還沒有吸收又換了一門課程，換來換去所以學生的腦子都變成漿糊，他怎麼可能學到東西？同樣，譬如四門主要功課，一個學期四個月，我第一個月專門教國文，一個學期的國文就是第一個月的時候統統教國文，他能和大家一樣，第二個月教英文，第三個月教數學，他一個月的精神記住一種，成績決定比現在好。所以我也想做個實驗，現在馬來西亞希望我們去辦個小學，我們自己收買一個學校，我們自己來安排課程，試驗成功了可以告訴馬來西亞政府，把全國學校課程編排調整，一定能試驗成功。甚至於試驗的方法，譬如小學六年，六年的功課一個學期上完，這一個學期沒有其他功課，就這一門，第二個學期換另外一個，成績決定好。專！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學之道，貴以專，決定有效果。譬如學英文，不需要六個學年，初中、高中六個學年，六年英文集中半年上完，那個半年學的英語決定比六年夾雜著學的效果一定好。所以我很想楊老師你們派幾個人去那邊建立一個學校，這叫發提心，菩薩普度眾生。做成功之後會幫助全世界，把所有學校課程都把它改掉，你就救了天下無量的眾生，所以這個事情要做。

現在有這麼多的機緣，他們非常熱心，李金友送我一棟房子，照片都送來給我看。是很漂亮，花園洋房，我不能去住，你們去住。他送我，我跟他講，我不要所有權，我要使用權，我說我們用十年，十年之後還給你，但十年之內，房子是你的，裡面所有一切開銷你都要拿錢來。